

歐行日記

鄭振鐸作

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1934

一九三四，九，一 付排
一九三四，十，三十一初版

1——3000

版 所 翻 必
權 有 印 究

實 售 大 洋 九 角

號七〇三字審證查審會員委查審部黨央中

自 記

這部日記，其實祇是半部之半。還有原稿，因為幾次的搬家，不知散失到什麼地方去，再也不能找到。僅僅爲了此故，對於這半部之半的『日記』，自不免格外有些珍惜。

寫的時候是一九二七年；到現在整整的隔了七個年頭，老是保存在篋中，不願意，且也簡直沒有想到，拿去發表。爲的是，多半爲私生活的記載，原來祇是寫來寄給君箴一個人看的。不料，隔了七年之後，這陳年古董的東西却依舊不能藏拙到底。

一半自然是爲了窮，有不得出版之勢；其實，也因爲這半部之半，實在飄泊得太久了，經過的劫難不在少數，都虧得君箴的細心保存，才能夠『歷劫』未燬。今日如果再不將牠和世人相見，說不定再經一次的浩劫。

巨變，便也將那四之三的原稿一樣，同埋在灰堆火場之中。這些破稿子不足惜，却未免要辜負了保存者之心了。故趁着良友向我索稿的時候，毅然的下一決心，將牠交給良友出版了。

這裏面，有許多私生活的記載，有許多私話，却都來不及將他們刪去了。

但因此，也許這部旅行日記，便不完全是記行程，記遊歷的乾枯之作，其中也許還雜着些具有真摯的情感的話。

絕對不是着意的經營，從來沒有裝腔作態的描叙——因為本來祇是寫給一個人看的——也許這種不經意的寫作，反倒覺到自然些。

二十三年九月八日作者自記于上海。

五月二十一日

下午二時半，由上海動身。這次歐行，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會這麼快。在七天之前，方才有這個動議，方才去預備行裝。中間，因為英領事館領取護照問題，又忙了幾天，中間，因為領護照的麻煩，也曾決定中止這次的旅行。然而，却終于走了。我的性質，往往是遲疑的，不能決斷的。前七年，北京乎，上海乎的問題，曾使我遲疑了一月二月。要不是菊農濟之他們硬替我作主張，上海是幾乎去不成了。這次也是如此，要不是岳父的督促硬替我買了船票，也是幾乎去不成了。去不去本都不成問題，惟貪安逸而懶于進取，乃是一個大病。幸得親長朋友的在後督促，乃能略略的有前進的決心。

這次歐行，頗有一點小希望。(一)希望把自己所要研究的文學，作一種專心的正則的研究。(二)希望能在國外清靜的環境裏做幾部久欲動手寫

而迄因上海環境的紛擾而未寫的小說。(三)希望能走遍各國大圖書館，遍閱其中之奇書及中國所罕見的書籍，如小說，戲曲之類。(四)希望多遊歷歐洲古蹟名勝，修養自己的身心。近來，每天工作的時間，實在太少了，然而還覺得疲倦不堪。這是處同一環境中太久了之故。如今大轉變了一次環境，也許對於自己身體及精神方面可以有進步。以上的幾種希望，也許是太奢了。至少：(一)多讀些英國名著，(二)因了各處圖書館的搜索閱讀中國書，可以在中國文學的研究上有些發見。

一個星期以來，即自決定行期以來，每一想及將有遠行，心裏便如有一塊大鉛重重的壓住，說不出如何的難過，所謂「離愁」，所謂「別緒」，大約就是如此吧。然而表面上却不敢露出這樣的情緒來，因為箴和祖母母親們已經暗地裏在難過了，再以愁臉相對，豈不更勾引起他們的苦惱麼？所以，昨夜在祖母處與大家閒談告別，不得不顯出十分高興，告訴他們以種種所聞到的輕快的旅行中事，使他們可以寬心些。近來祖母的身體，較

前已大有進步，精神也與半年前大不相同，筋骨痛的病也沒有了，所以我很安心的敢與她告別了一二年。然而，在昨夜，看她的樣子雖還高興，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殷憂，聚在眉尖心頭。她的筋骨又有些痛了。我怎麼會不覺得呢！

『淚眼相見，竟無語幽咽』。在別前的三四天，我們倆已經是如此了。一想起別離事，便十分難過。箴每每的淒聲的對我說，『鐸，不要走吧』；我也必定答說，『不，我不想走。』當護照沒有弄好時，我真的想『不去了吧』。且真的暗暗的希望着護照不能成功。直到了最後的行期之前的一天上午，我還如此的想着。雖然一面在整理東西，一面却在想：『姑且整理整理，也許去不成功的』。當好些朋友在大西洋飯店公餞我時，我還開玩笑似的告訴他們說：『也許不走呢！不走時要不要回請你們？』致覺說，『一定要回請的。』想不到第三天便真的動身了。在這天的上午，我們倆同倚在榻上，我充滿了說不出的情感，只覺得要哭。箴的眼眶

紅紅的。我們有幾千幾萬語要互相訴說，我們是隔了幾點鐘就要離別了，然而我們却一句話也說不出。最後，我竟嗚咽的哭了，箴也眼眶中裝滿了眼淚。還是上海銀行的人來拿行李，方才把我的哭泣打斷了。午飯真的吃不進。吃了午飯不久，便要上船了。岳父和三姊十姊及箴相送。到碼頭時，文英，佩真已先在。後來，少椿及綺綉帶了妹哥也來了。我們拍了一個照，箴已在暗暗的拭淚。幾個人同上船來看我的房間。不久，便鈴聲丁丁的響着，只好與他們相別了。箴在碼頭上張着傘倚在岳父身旁，暗暗的哭泣不止。我高高的站在船舷之旁，無法下去勸慰她。兩眼互相看着，而不能一握手，一談話，此情此景，如何能堪！最後，聖陶，伯祥，予同，調孚趕到了，然而也不能握手言別了，只互相點點頭，揮揮手而已。岳父和箴他們先走，怕她見船開動更難過。我看着她背影漸漸的遠了，消失在過道中了！這一別，要一二年才得再見呢！唉！『黯黯魂消者惟別而已矣！』漸漸的船開始移動了，鞭敲必必咄咄的爆響着，白巾和帽子在空中

揮舞着。別了，親友們！別了，箴！別了，中國，我愛的中國！至少要一二年後才能再見了。Adieu Adieu 是春台的聲音叫着。碼頭漸漸的離開船邊，碼頭上的人漸漸的小了。我倚在舷邊，幾乎哭了出來，熱淚盈盈的盛在眼眶中，只差些滴了下來。遠了，更遠了，而他們還在揮手送着。我的手揮舞得酸了，而碼頭上的人也漸漸的散了，而碼頭也不見了！兩岸除了綠草黃土，別無他物。幾刻鐘後，船便出了黃浦江，兩岸只見一線青痕了。真的離了中國了，離了中國了！中國，我愛的中國，我們再見了，再見時，我將見你是一個光榮已完全恢復的國家，是一個一切都安甯，自由，快樂的國家！我雖然離了你；我的全心都繫在你那裏，決不會一刻忘記的，我雖離開你，仍將爲你而努力！

兩岸還是兩線的青痕，看得倦了便走下艙中。幾個同伴都在那裏；一個是陳學昭女士，一個是徐元度君，一個是袁中道君，一個是魏兆淇君。我們是一個多月的旅伴呢，而今天才第一次的相聚，而大家却都能一見如

故——除了學昭以外，他們我都不大熟。

法文，我是一個字也不懂，他們不大會說。船上的侍者却是廣東人，言語有不通之苦。好在還與他們無多大交涉，不必多開口。我的同艙者有一個英國人，彷彿是一個巡捕，他說，他是到新加坡去的。

說起 Athos 的三等艙來，真不能說壞。有一個很舒適的餐廳，有一片很做寬的甲板，我的三一九號艙內雖有四個鋪位，却還不擠，有洗臉的東西，艙旁又有浴室。一切設備都很完全。我真不覺得牠比不上太古，招商二公司船上的『洋艙』。我們都很滿意，滿意得出乎當初意料之外。餐廳于餐後，可以獨據一桌做文字，寫信，也許比在編譯所中還要舒服。船是平穩而不大顛簸，一點也不難過。別離之感，因此可略略的減些！最苦的是獨自躺在床上，默默的靜想着。這是我最怕的。好在現在不是在餐所寫信，便是在甲板上散步，或躺在藤椅上聚談。除了睡眠時，決不回房中去。

六時，搖鈴吃晚餐。一盆黃豆湯，一盆肉，一盆菜包雜肉，還有水果，咖啡，還有兩瓶葡萄酒。菜並不壞。酒，只有我和元度及兆淇吃，只吃了一瓶。

晚上，在船上買了一打多明信片，寫了許多封信。

夜間，睡得很安舒，沒有做什麼夢——本來我是每夜必有夢的。

五月二十二日

早上，起床得很晏，他們都已吃過早茶了。匆匆的洗了臉，新皮包又打不開，什麼東西都沒有取出，頗焦急。早茶是牛奶，咖啡，和幾片麵包。

又寫了幾封信，並開始代箴校改萊因河黃金一稿。午飯在十點鐘，吃的菜似乎比晚餐還好，一樣果盆，一盆雞蛋，一盆麵和燒牛肉，再有水果咖啡。仍有兩瓶酒，我們分一瓶給隣桌的軍官們，他們說了一聲「Merci」。

下行李艙去看大箱子，取出了幾本書來。開大箱的時間是上午八至十一時，下午四至六時。四時吃茶，只有牛奶或咖啡及麵包。

沒有太陽，也不下雨，天氣陰陰的，寒煖恰當。我們很舒適的在甲板上散步。船已入大海。偶然有幾隻航船輪船及小島相遇于途。此外，便是水連天，天接水了。與元度上頭等艙去看。不看則已，一看未免要茫然自失。原來，我們自以為三等艙已經夠好的了，不料與頭等艙一比，却等於草舍之比皇宮。他們沒有一件設備不完全，吃烟室，起坐室，餐室，兒童遊戲室……等等，臥室的佈置也和最講究的家庭差不多。如此旅行，真是勝於在家。想起我們的航行內海內河的船來，真不禁萬感交集。我們之不喜歡旅行，真是並不可怪。假定我們的旅途是如此的舒適，我想，誰更會以旅行為苦而非樂呢！

同船的還有凌鴻勳夫婦和他們的孩子。他們是我的從前的隣居，現在到香港去，不知有何事。他曾做過南洋大學的校長，最近才辭職。我們倚

在船舷談得很久。還有一位劉夫人，也帶了一個女孩子，那個孩子真有趣，白白的臉，黑黑的一雙大眼睛，誰見了都更喜愛。我們本不認識，不久却便熟了。平添了不少熱鬧於我們羣中。

我們決定多寫些文字，每到一處，必定要寄一卷稿子回去，預備爲文學週報出幾個 Arlos 專號。我們的興緻真不算壞。這提議在昨夜旁晚，而今天下午，學昭女士已寫好了一卷法行雜簡。寫得又快又好。我不禁自愧！我還一個字也沒有動手寫呢。寫些什麼好呢？

船上有小鳥飛過，幾個水手去追牠，牠飛入海中，飛得很遠很遠，不見了，我們很擔心牠會溺死在海中。茶後，洗了一次澡，冷熱水都有，設備得比中國上等的旅館還好。

晚餐是一盆黃豆湯，一盆生菜牛肉，一盆炒豆夾，一盆布丁，其餘的和昨天一樣。生菜做得極好。飯是最喜歡吃生菜的，假定她也在這裏，吃了如此調製的好生菜，將如何的高興呢！

餐後，我們放開了帆布的躺椅，躺在上面閒談着。什麼話都談。我們忘記了夜色已經漸漸的灰闇了，墨黑了。偶然抬頭望着，天上陰沉沉的，一粒星光也不見，海水微微的起伏着，小浪沫飛濺着，照着船上艙洞中射出的火光，別有一種逸趣。遠遠的有一座燈塔，隔一會兒放一次光明。有一種神祕的偉大，壓迫着我。

等到我們收拾好椅子下船時，已經將十時了。我再拿起來因河黃金的譯稿到餐廳裏來做校改的工作。自己覺得不久，而侍者却來說，要熄滅電燈了，不得已只好放下工作去睡。

袁中道君是一位畫家，我們很喜歡看他作畫。他今天畫好幾幅速寫像。晚上，我正在伏案寫字，而他却已把我寫入畫中了。很像。畫學昭的那一幅伏案作書圖尤好。

在船上已經過了三十多個小時了，還一點也沒有覺得旅行的苦。這是很可以告慰於諸親友的。據船上的布告，自開船後到今天下午二時，恰恰

一天一夜，共走了二百八十四英里，就是離開上海已二百八十四英里了！
後天（二十四號）早上六時，才可到達香港。

五月二十三日

起身很早，還不到五時半。上午，寫了好幾封信。皮包居然打開了，原因是太緊，所以開不開。現在叫 Boy 來，用鐵錐來一敲一壓，便即開了。鎖並沒有損壞。不禁爲之一慰。爲箴改正萊因河黃金，到下午才改好。即封寄給她，並補作了二十一日下半及二十二日之日記，這時，已經下午二時了。我們五個人相約，預備做文章集攏來寄到上海，爲文週出一個 Athos 專號。直到這時，我還未動手做。學昭已經做了，元度他們也都在動手寫了。我只得匆匆的寫了一篇我們在 Athos 上，又寫了一篇別離。寫完時，還未到五點鐘，因爲五點後便不能寄，而明天到香港，過去這一個地點，便又要好幾天不能寄信了。所以不得不快快的寫。晚上，有

微雨，甲板上不能坐。少立即下。很疲倦，不久，即去睡。天氣很熱！

五月二十四日

已經進香港港口了，我還未起身。據黑板上宣布，六點可到。在臥室窗口，見外面風景極好。海水是碧綠的，兩岸小山林立，青翠欲滴。好幾天不見陸地，見了這樣的好風景的陸地，不覺加倍的喜歡！匆匆的穿衣……吃早餐。到香港去的客人已都把行裝整理好了。可愛的劉小姐（名慕潔）及凌氏一家都已在甲板上。船停了。船的左右，小舟蟬集，白布紅字，寫着大東飯店等字，很有風緻。船在水中央，一面是九龍，廣九車站的鐘樓，很清楚的看見，一面是香港，青青的山上，層樓飛閣，重重疊疊，不得不令人感到工程之偉大。我和元度，兆淇頗思上去一遊，因為聽說，船到下午四時才開，而現在還不到八點呢。躊躇了許久，終了由梯子走下，上了一隻汽船，也不問價。幾分鐘後，便到了香港。舟子並不要

錢，頗溫厚可親。這使我們的第一印象很好。我們先去找皇后大街，上山又下山，問了許多人，方才找着，因為要到商務去。到了商務，却雙扉緊閉着，原來今日是英國的 Empire Day，所以放假——聽說，上海也很熱鬧呢！——但有些公司，如先施等，却又不放假休息，不知商務何以如此。無意中，走到一處風景很好的地方。峯迴路轉，濃陰如蓋，日光爲之一亮。牆上寫着『To The Peak Tram』我們便決定要到山顛去一遊。到了電車站，上了車，每人費了三角港洋（港洋較鷹洋貴，每鷹洋只等于港洋九角）。電車動了，很峻峭的上了山，係用鐵繩拉了上去的。山上風光極好，回看山下，亦處處有異景。再上，則海霧彌漫，不見一物。下了電車，再往上走。前景不見，後景到極佳，三五小島立於水中，羣山四圍，波平如鏡，間有小輪舟在駛行着，極似西湖。坐電車下山時，係倒坐着，下面風物都看不見，所以還沒有上山的有趣。又坐了山下的電車，預備去吃飯。不料坐錯了一部。元度見方向不對，連忙下車，換了一部。香港電